

文藝創作叢書

戰鬥在長江三角洲

艾 煊著 英 喬插圖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滬492(103-37)

戰鬥在長江三角洲

著者：	艾	煥
插圖者：	英	喬
編輯者：	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	
出版者：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橋路一號	
發行者：	南京路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8,000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馮雪峯

委員

于伶

巴金

王統照

李俊民

胡風

柏山

夏衍

夏征農

徐平羽

黃源

陳白塵

陳學昭

靳以

葉鱗士

賴少其

魏金枝

目 錄

第一章	長江的風波	一
第二章	修改地理講義	三二
第三章	水手們	五二
第四章	勝利帶給共產黨員的禮物	六六
第五章	千里滿江紅	七九
第六章	新任務	一〇二
第七章	『新四軍的父親』	一〇七
第八章	鐵打英雄長腿漢	一二九
第九章	歷史的見證人	一四四

第十章	臉雖兇但腿很軟·····	一五五
第十一章	在鋼骨水泥的工事面前·····	一六七
第十二章	磁器店裏捉老鼠·····	一九一
第十三章	何中德英雄班·····	二一一

第一章 長江的風波

點過名以後，連長李祥剛回到連部，屁股還未落板凳，就用他在隊前點名的姿勢，右手朝上一揚，也不知道對誰發起脾氣來：

『這個隊伍真難帶，今天是這個思想問題，明天又是那個思想問題，花頭經真多。過去在沂蒙山巴掌大的地方，也沒聽說什麼，現在眼看革命就快要勝利了，又鬧思想問題。新兵鬧情緒，老兵也鬧情緒……依我，『刷』的一下把部隊帶過江去，屁事沒得。』

說罷，一步一跛的走到自己的牀鋪前。

指導員陳銳之眯縫着眼聽他發牢騷，他倆在一塊搭夥已有了一年多，連長的脾氣他已摸熟透了，他知道李祥是個圖爽利怕複雜的人，事情一不順手就急躁，所以逢到這樣的場合，陳銳之照例在當時不跟他辯駁，只笑着說：

『老李，休息休息吧，等你的彩口好了，等毛主席下令渡江的那天，保險咱們連隊有三個突擊班，兩個戰鬥排。』

說過後也沒等李祥答話，一轉身就迅速的跨出門去了。

天上漆黑，陳銳之沿着村街轉了兩個彎，就到了一班住的那一家。

這是熄燈前照例的，不成文的娛樂時間。戰士們在房子裏亂糟糟的，有辯論能不能過江的，有唱小調的，其中有一個聲音頂大：

『過了江，保險叫你們快活，大米飯一天三頓，大城市熱鬧得很。到那個時候，用轎子抬你，你也不回山東那個窮山窩了。』

這是吳成斌的聲音，淮海戰役剛開始時解放過來的戰士，浙江人。才來時悶悶不樂，聽說部隊要過江，情緒很高，天天在班內自動介紹江南情況，說的那些東西，都是山東戰士所沒有看見過的，什麼一個集鎮那樣大的洋船，上海、南京的大戲院，漂亮的女人等等。班上同志們都不大高興，送給他一個綽號叫『榴彈砲』（榴彈諧音牛蛋，指他好吹牛），指導員到一班門口的時

候，正是他在『放砲』的時候。陳銳之把黨的支部委員——一班長李青山找出去彙報，『榴彈砲』也停止了轟擊。戰士們都不聲不語的在地鋪上解被包準備睡覺。何中德耐不住這一霎的靜寂，又逗起笑話來：

『榴彈砲，再來一砲，保險從巢湖邊上打到南京城。』

說得全班哈哈大笑，小鬼劉鋒也馬上插嘴說：

『咱們這門榴彈砲是道地的美國貨，蔣介石輸送來的。』

小劉雖然是無心說的，可是這句話卻正踢在吳成斌的瘡疤上，他那黝黑的臉孔，在豆油燈下看去，完全變成了紫醬色：

『我榴彈砲願意打過長江去，總是革命的。』

吳成斌參加部隊已經兩三個月，他已懂得說『革命』兩字是最光榮的，於是順手就將這頂帽子撿起來戴在自己頭上。可是何中德聽了心裏挺不舒服，他想『反攻』他一下：『你曉得什麼叫革命，革命勝利就是進大城市玩女人嗎？』但轉而一想，他是新解放同志，於是也就嚥下

了這句話。接着就換了一個口氣，不指名地批評說：

『革命勝利了，光享福總不成的。』

這時副班長胡邦金剛剛躺下，他在心裏想：國民黨五大主力全被吃光，剩下的蝦兵蟹將也容易對付，眼看革命就要勝利了，可是渡江總還有一場血戰，革命勝利了，我自己在這一戰役中……後來他又寬慰自己，反正這是最後一關，過了這道關，革命勝利了，我還不是……想到這裏，無意地撫摸了一下自己胸前的獎章。他聽了何中德的話以後就說：

『當然光享福是不成的，不過革命勝利後，毛主席總要論功行賞的。』

小劉俏皮地問道：

『副班長，你說毛主席將來要賞你什麼？』

這句話把他問窘住了，但他在心裏想，從鬼子投降、大反攻時參加革命，到現在已經整整四年了，革命勝利後，毛主席總不會叫我再回流陽城去擺小雜貨攤子。再一想班裏同志都是自衛戰爭中參加的，於是也就微現滿意的神色說：

『那時大家就比歷史囉。』

小劉一骨碌又爬起來，坐在地鋪上問何中德：

『老何，你說說，革命勝利後你幹什麼？』

『毛主席不講過嗎？咱們永遠是戰鬥隊。』

『你在當解放軍，你老婆也不要了嗎？』小劉笑嘻嘻的問。可是何中德卻正正經經的回答道：

『爲啥不要俺當解放軍，又不是當和尚。』說得全班同志都大笑起來。他自己也笑了，於是又補充說：

『老蔣消滅了，還有美國鬼子。俺在前方看大門，保護俺老婆和俺爹在後方安心生產。』熄燈哨吹過後，班長也回來了。大家雖然都已靜靜地躺下，可是每人的眼前都幻現了一幅不同的但對每個人說來都是美麗的革命勝利的前景。可是想過這些以後，再一想到渡江的時候，問題又來了，在昏暗中聽不清誰低低地說了一句：『勝利，勝利，還不知道長江能不能渡過呢？』

這個二連是團的主力，打仗一貫猛，孟良崗戰役消滅蔣介石御林軍七十四師的戰鬥中，軍部獎給二連『突擊英雄連』的光榮稱號，淮海戰役中，接連當過三次團的突擊隊，受過師的嘉獎，全連各班、排都得過戰鬥錦旗。連長李祥就是個出色的戰鬥英雄，淮海戰役中，左腿打斷了筋，一聽說部隊要渡江，『彩』還沒全好，馬上就趕回連隊，可是一到部隊後，看到戰士們不是辯論江渡得過渡不過，就是講勝利以後該怎樣。這些他聽得很不耐煩。又不知從那裏來的許多神話在部隊裏流傳：

『長江無邊，燕子也要飛三天。』

『長江無風三尺浪，有雨要翻船。』

『上船暈，下船吐。』

『一隻兵艦像一個集鎮，什麼也擋不住。』

『長江是從天空到水底的立體防線：飛機、兵艦、地堡、水雷。逃過這層逃不過那層。』

流言雖然是誇張的，可是農民出身的戰士，善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推測一切事物，在他沒

有親見事實之前，光憑一張嘴，往往不能使他立刻解消一切的思想顧慮。依照李祥的意見，不去管這些，只要把部隊開到江邊，坐上船，然後下一道命令：『同志們，渡江了，爲人民服務的時候到了，我們一定要衝過去。』他覺得這是最省事而又有效的方法，只要一過江，什麼思想問題，也都容易解決了。當團政治委員江震波來連裏檢查工作的時候，他便把這個意見報告了政治委員。

初春的陽光，溫暖着大地，麥苗碧油油的在春風中微微掀起皺紋似的麥浪，孩子們在村前打穀場的柳蔭下嬉戲，莊上靜悄悄的，好像並不會有人住在裏面似的。團政治委員江震波坐在桌前研究文件，看得實在疲倦極了，便闔起那本封面上印着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薄薄小冊子，走到門外來舒展一下眼睛。他在凝望着寧靜的天空時，忽然感到自己幼年在小學唸書的時候，每逢春天都要到郊外遠足一次。小學唸到六年級時，父親死了，無法繼續唸書，於是到蕪湖一家鐵米廠做工。當學徒的時候，他開始接觸到進步的教育，就在鬼子打進上海的頭幾個月，他參加了共產黨，一九三八年春參加了皖南新四軍。從小學唸書時的遠足到現在，這十幾年

來，他再沒有感到過像現在這樣的寧靜；也從來沒有感到寧靜的需要，可是現在他卻本能地感到這是一種幸福的氣氛。自然地就聯想到戰爭的結束，聯想到革命的勝利，勝利以後他個人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夠進學校去好好學習幾年，藉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和軍事理論的水平，有這樣一個機會讓自己好好總結一下十多年來的鬥爭經驗，這在江震波看來，是一種最大的、最幸福的要求。

繼而又想，勝利並不就是寧靜。剛才正在讀的二中全會決議上說過，艱巨的經濟建設任務就將緊跟着戰爭的勝利而到來。可是由此處——長江的北岸，通到全國解放，通到革命的勝利，還有一段並不是平坦的大路要我們去走。想到這裏，他忽而覺得那些從天空輕輕飄過的浮雲，又好似剛剛升起的砲煙，眼前的寧靜，只不過是暫時現象。他的眼從村前樹隙裏望過去，對面是江南的遠山。江南，他自己的老家，兩萬萬人民的老家，都還被蔣介石踞在腳底下，於是他自言自語地發出脣音：『蔣介石是不會自動讓路的，這條路，這條通向全國解放的勝利之路，要我們自己的腳去踩。』他正在幻想的時候，警衛員來報告開飯了。

走回屋子，參謀長丁超已先坐在桌邊了。

「只咱倆，怪冷清的。」丁超笑着說。

江震波微笑了一下，也沒答腔就吃起飯來了。

「跟師黨委會再提個意見，要個主任來吧。」丁超進一步建議。

「提得再多也沒用——時機不對。現在黨把眼睛盯在江南幾百個城市的接管工作上，我們再去要幹部，這不是自找釘子碰？」

「這些道理，目前形勢，咱們還不懂嗎？問題是現在首先要靠槍桿來解決，過不了江，接管個屁城市。」丁超稍停一下，又覺得自己講話太缺乏分寸，轉而又說：「當然接管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總要先解決渡江的問題。一個三千人的團，只有兩個幹部來領導……」

自從團長魯士奎升任師長，團政治處主任調到兵團部學習城市政策，準備搞接管工作以後，團的領導就只江震波和丁超兩人，而他，江震波卻還兼代了團長的職務，這對於他說來，當然是很吃力的，尤其是碰到眼前還有一個重大的史無前例的渡江任務，擺在面前，這對他當然就

更加艱苦，可是又不能不說，這個艱苦也是自己所願望的，因為自己是在迎接勝利並且也還是在創造勝利。想到這些，他又安慰參謀長：

「老丁，不要再講了吧。反正我們團裏的幹部現在是只出不進的，形勢發展也不能不這樣，要你當毛主席，你也是這樣做。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想辦法推動組織，加倍的發揮下面的積極性，用下面的創造性來彌補我們領導的不足。」

吃過飯，江震波站起來充滿興味地問道：

「老丁，革命勝利以後，你打算幹什麼？」

丁超剛吃完飯，把碗一推，舉起拳頭在眼前晃了一下說：

「在咱們這一代，還離不了這個。」停了一下就反問道：「你呢？」

江震波把鋪上那本二中全會決議拿起來，迅速地翻着，一會，指出一行給丁超看，上面是八個字：『戰鬥隊又是工作隊。』接着他又學着丁超樣捏着左手的拳頭，右手拔出了鋼筆，兩手同時舉起來。丁超笑着說：

『糟糕，工作隊只寫字，將來一定要犯官僚主義。』

江震波也笑着說：

『不管戰鬥隊也好，工作隊也好，勝利都帶給我們一個好東西——學習。』

兩人談了一會，丁超就到連隊去檢查出操去了。江震波一個人躺在牀上抽煙，這是他多年來的習慣；每逢遇到艱難任務的時候，他有時就找幹部們開會或者和戰士們聊天，從下面吸取辦法；有時就拚命狂抽香煙，好像煙裏可以生出辦法似的。現在他在想：革命勝利是來得很近了，可是眼前又擺着一個重大的困難——渡江。這個渡江的艱難和勝利後的幻想交織在一起，就構成了目前部隊的思想混亂。

休息一會以後，他掐熄了紙煙，走到二連去。連長李祥便把他自己的意見報告了政治委員，他認為這些思想問題不必管他，只要把部隊開到江邊，坐上船，戰士們就會英勇的打過去，一切問題也都暢順的解決了。江震波聽完了他的報告以後就問：

『那你不是提倡戰士們盲目服從嗎？』

『這是自覺的。』李祥又重複了一句：『自覺的。我們「突擊英雄連」的戰士，個個都敢向上級寫保證書。今天早操時，我問大家渡江有沒有把握，隊伍全體「刷」的立正，一百多人，一條聲喊「有把握」！我問是不是真有把握，一班劉鋒說：「我們爬也要爬過去。」』李祥很滿意地繼續笑着說：『在戰鬥當中，我們二連戰士是不知道什麼叫做困難的。』

『可是二連指揮員總歸會知道什麼叫做困難的。』政委笑着以談諧的口吻說。李祥正準備解釋，江震波已經站起來了：

『把隊伍集合起來，要指導員來主持開個大組討論會。』

『指導員到營部彙報去了。』李祥說。

『那你就來主持吧。』

『政委有話要講嗎？』

江震波點點頭。

隊伍集合以後整齊整齊的坐在打穀場上，雖然戰士們思想上有些未決的問題，但這絕不